

辯証唯物主義第五講



唯物辯証法是關於事物 的联系和发展的學說

陳仲平講

中國青年出版社

目 次

引 言.....	3
一 辩証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	5
二 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約.....	11
三 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	21
四 辩証法要求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去觀察事物.....	31

在前面我們已經講過了唯物主義，現在就開始講辯証法。在沒有講到正題以前，先談談唯物主義和辯証法的關係，以及辯証法的主要內容。

經過了唯物主義的學習以後，大家已經划清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界線，懂得了什么是唯心主義的世界觀，也懂得了什么是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但是現在我們應該指出，仅仅知道這一點是不夠的，我們還應該知道，最正確的世界觀，不仅是唯物主義的，同時也應該是辯証的。唯物主義和辯証法，是科學的世界觀的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也就是說，辯証法是徹底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只有它才能保證我們完全正確地理解世界的本來面目。

在人類認識的歷史中，不僅有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而且也有辯証法和形而上學的鬥爭。世界是一個什麼樣子呢？從古到今，基本上有過三種答案。第一種是唯心主義的答案，說世界是由精神產生的。第二種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答案，否認世界是由精神產生的，說世界是物質的世界，但是物質是不發展的，不變化的。第三種是辯証唯物主義的答案，推翻了前面兩種說法，認為世界不是精神產生的，也不是不發展的，而是發展着的物質的世界。只有這種辯証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才是唯一正確的，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世界觀。

辯証唯物主義是一種科學的世界觀，同時也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唯一正確的方法論，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武器，

是革命干部正确地觀察問題做好工作的最有力的工具。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一致的。世界是發展着的物質的世界，這是世界觀。拿了這種世界觀，轉過來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問題，去指導革命，去做工作，去從事生產，去指揮作戰，去議論各種是非，去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就是方法論。由此可見，唯物主義和辯証法是不能分割開來的，我們所說的唯物主義是辯証的唯物主義，我們所說的辯証法是唯物主義的辯証法。

了解上述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學習哲學的目的，是为了反對主觀主義，为了把工作做好。但是要反對主觀主義，就不仅要學習唯物主義，而且要學習辯証法。毛澤東同志在“整頓黨的作风”這篇文章中曾經指出過這點，他說：“我們要反對主觀主義，就要宣傳唯物主義，就要宣傳辯証法。”（“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為什麼呢？这是因为，如果光懂得唯物主義而不懂得辯証法，还是要犯主觀主義的毛病。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這篇文章中指出，研究問題總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他解釋說，所謂主觀性就是不知道客觀地看問題，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觀點去看問題。所謂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問題。所謂表面性，就是不知道深入事物裏面去精細地研究矛盾的特點，仅仅站在那裡遠遠地望一望，粗枝大葉地看到一點矛盾的形象，就想動手去解決矛盾。這就是說，片面性、表面性都是不知道用辯証的觀點去看問題。因此，毛澤東同志總結地指出：“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觀性，因為一切客觀事物本來是互相聯繫的和具有內部規律的，人們不去如實地反映這些情況，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們，不認識事物的互相聯繫，不認識事物的內部規律，所以這種方法是主觀主義的。”（“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由此可見，片面性和表面性並不會比主觀性好一些，片面地和表面地看問題的方法，歸根結底也必然走向主觀主義。

由此可知：要正确地認識事物，就必須有全面的觀點，从一切事物的相互联系和发展中去觀察問題，并且要从事物的表面深入到事物的內部，从事物的現象深入到事物的本質。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須依靠正确的認識方法，即唯物辯証法。

那末什么是辯証法呢？它包括哪些內容呢？要系統地了解它，就要講許多問題，这就是它的許多規律和范畴。我們將要講的主要的是辯証法的三個基本規律，这三个基本規律是：對立統一的規律，質量互變的規律，否定之否定的規律，以及和这些基本規律相聯繫的几个重要的范畴，这就是本質和現象、形式和內容、原因和結果、偶然和必然、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現實。我們把这些基本規律和范畴都弄清之后，也就了解了辯証法的全部主要內容了。

一 辯証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

在講唯物主义的时候已經講到和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同样，在講辯証法的时候，也必須講到和辯証法相对立的形而上学。这是人类認識发展中的兩條路綫的对立的統一。唯物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辯証法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和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辯証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也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一样是兩种世界观的对立。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人类的認識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則的兩种見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見解，一种是辯証法的見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兩种宇宙觀。”（同上）

什么是形而上学呢？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解釋，形而上学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的一种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它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的。也就是说，用片面的固定不变的觀點去看

待問題，是形而上学的主要特点。形而上学者認為世界上从来就是这个样子，将来也还是这个样子。一种东西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同样的东西，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东西。“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同上）形而上学有个这样的僵死的公式：“是——是，否——否”。这个公式的意思是：一件事情好的就是好的，絕對不能在好的事情中又有坏的一面。說一个人有优点，就絕對不能說这个人同时又有缺点。講联合就一切都是联合，不能既联合又斗争；講斗争就一切都是斗争，不能既斗争又联合。禍就是禍，絕對不能轉变为福。总之，形而上学只承認一点論，不承認兩点論。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形而上学者思維于絕對不能相容的对立之中。”（“反杜林論”）

但是在这里應該指出，形而上学这种錯誤的方法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对事物的形而上学的見解，是和科学发展的历史狀況相联系的。

哲学史的最初阶段是朴素的辯証法占統治地位的。后来被形而上学所代替。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論”里指出：“辯証的宇宙觀，不論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辯証法帶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質，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論，因而不能完全解釋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古代的人用他們的籠統的、直观的方法来考察事物的时候，就看到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种种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图画，其中沒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比方，中国古代的老子，就有这种极其明显的辯証法思想。他認為一切事物都由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而形成变化和发展，并且向自己的对立面轉化。他肯定世界的变化是对立面的兩极相互作

用的結果，肯定世界处于經常的变化发展中。古代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則在欧洲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白地表达了这种辯証法思想。在他看來，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轉化的，世界上的万物都在流动着，万物都在經常变化着。恩格斯曾对赫拉克利特某些古代希腊的哲学家們給予了很高的評价，認為他們是自发的辯証法的創始人。但是这些哲学家們的思想，毕竟还是科学产生以前的思想，还是对世界的一种初步的看法。当他們宣布一切都是相互联系和发展的時候，并不是根据科学材料而得出来的總結和概括，而只是对世界直觀的結果。他們的这种看法，虽然在总的方面比較正确，但是因为他們沒有科学材料的依据，因而也就沒有对世界提出真正深刻的、合乎科学的解釋。为了深刻地了解自然界，就要把自然界分割成各个部分来研究。等到后来各种科学的分門別类研究开展起来的时候，古代辯証法就历史地讓位于形而上学了。

在欧洲，从十五世紀开始，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特別是力学相繼蓬勃地发展起来。每一門科学都积累了一些材料，确定了自己的研究范围。这样个别地、彼此孤立地、脱离整个自然界的研方法，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制定一般的、完全科学的世界觀之前，必須先对世界的个别部分有所認識，沒有对特殊規律的認識，也就不可能有对一般規律的認識。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傳給人們一种习惯，就是用孤立的观点去觀察一切事物，把事物置于世界的普遍联系之外。“因此不是从运动中去觀察，而是从靜止状态中去觀察；不是看作本質地变化着的事物，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事物；不是作为活的事物，而是作为死的事物。这种思想方法，由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上，它造成上世紀來（按：指十八世紀）特有的局限性——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反杜林論”）这样，形而上学就代替了古代辯証法而

占據了統治地位，這種代替，從一定意義說來，在思想發展史上造成了一種後退。當然，我們應該說，十八世紀這個時期的自然科學，在知識的水平上，和在材料的整理上，是大大地高出了古希臘時代的，這是一種前進；但是用理論來說明這些材料，在一般的自然觀上，却比古希臘時代反而更低了，這是一種後退。也就是說，用分門別類研究的方法，即分析的方法來個別個別地研究自然現象的這種方法是對的，但是把自然界的現象說成就是各自孤立的和靜止不變的，那就錯了。這種對自然界的看法，就變成形而上學的世界觀了。這種形而上學的世界觀是不正確的，它對世界的看法是一種迷誤。不過，這是歷史地形成的，不可避免的。人類必須經過這種迷誤，才能前進到科學的世界觀的大道。這就是說，為了創立真正科學的世界觀，必須首先分門別類地積累資料，因此，必須經過這種孤立地、靜止不變地來研究的時期。正是由於這種研究方法，被人夸大為世界觀的時候，才出現了形而上學。但是在這一定的時期內，形而上學還沒有阻礙科學的發展，在一定意义上還幫助了科學的發展。所以，我們不能形而上學地，而是要辯証地去看待形而上學的產生。形而上學是在當時的科學發展狀況下必然產生的。

其次，形而上學的產生還有它的階級根源。形而上學的世界觀是和階級社會中的統治階級的利益相一致的。在階級社會中的統治階級，總是願意把自己所統治的社會說成是永久性的。他們不願意承認世界的变化和发展，因为如果承認了世界的发展，也就等於承認了自己的灭亡。因此，他們的代言人，總是想盡方法來證明世界上各種事物的永恆存在。例如他們說：世界上从来就是分成窮人和富人的，將來也如此，剝削和壓迫是永遠不能消滅的。形而上學就是這些不願意變革現實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反映。現代資產階級所以對馬克思主義辯証法深惡痛絕，當前國際上有一些修正主義者（不論他們自己承認或不承認），他們的思想總是資產階級思

想的反映)所以要公开叫嚷修正辩证法,它的道理就在这里。因此,形而上学作为一个世界观存在,是和阶级的存在相联系的。

但是人的思想认识的错误,不仅有社会的、阶级的根源,而且还有认识上的根源。形而上学的认识上的根源,就在于人的认识本身存在着一种走向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可能性就变为现实。我们知道,客观事物的发展,总是具有多方面的性质的,而人的认识,在任何时候也有把其中的一面夸大的可能。例如,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既是相互联系的,同时每一种事物又有它自己的质的特性,如果你把质的特性这一面夸大起来,成为孤立的东西,否認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就变成形而上学了。反之,如果把相互联系这一面作绝对的夸大,否認事物的质的区别,也同样变成形而上学。再北方,一切事物都经常处在变化发展的状况中,但是同时又存在着相对静止的状态。形而上学的静止不变的观点,就是把这种相对静止的一面作了绝对的夸大而产生的。这种认识上的根源是不管什么人,在什么时候都是存在的。因此,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方法,任何时候都有犯错误的可能。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的错误不但有社会的根源,而且有认识上的根源。一个人如果不懂得正确的意见只能是对于实际事物的客观的全面的反映,而坚持要按自己的主观的片面的想法去办事,那末,即使他有一切善良的动机,也还是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刘少奇同志这几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如果认为自己的阶级立场很稳,就不会犯错误了,这是不对的。当然,如果仅仅有认识上的根源,是还不能形成世界观性质的错误的。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形成,正是因为有前面所谈的科学发展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才使得完备形式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产生出来。但是在这里应该指出一点,不能说阶级消灭了,形而上学也就消灭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还

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革新者和守旧者的矛盾，好人和坏人的矛盾；因此，形而上学思想，还将以它的独特的形式出现，一部分人还将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既然是在科学不够发达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那末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它就和科学发生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到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科学已经积累了足够的事实材料，更深刻地证明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彼此联系和相互转化的。例如，康德和拉普拉斯的天体论证明：地球和其他行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它形成和发展的长期的历史的。自然科学中的其他许多发现，都证明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其中一切事物都在经常不断地运动着和发展着。这样一来，在新的科学发展的状况下，形而上学就不能不宣告破产了。自然科学的新的成就，要求产生新的科学的方法，也就是要求能够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自然界的辩证的方法。

最初以更完备的形式恢复了辩证法的是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但是他并没有使辩证法取得完全科学的形态。这是由于他在当时受许多方面的限制，特别是由于他的辩证法是以荒谬的唯心主义为基础的，因而使他不能彻底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黑格尔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他受德国当时的阶级和历史地位的限制，因而没有可能创立彻底科学的和新的世界观相联系的方法。这个任务只有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才有可能完成，因为他们本身关心彻底认识这个现实世界，从而能够改造这个世界。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无产阶级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这个任务，创造了人类思想最高成就的辩证唯物主义。从此才开始有了真正科学的認識方法，这就是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辩证法，没有彻底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为形而上学保留了宽广的活动余地。只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才是

科学的辯証法，它沒有对形而上学作任何的讓步。只有馬克思主義辯証法产生以后，形而上学才失去了在科学上的地盤。

馬克思主義辯証法，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辯証法；它的一切原則，一切規律和範疇，都不是从腦子里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依据自然和社会中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客观現實的一般規律的反映。例如，从联系和发展中看事物是辯証法的总的要求，为什么要求这种方法而不要求别的方法呢？这是因为世界本身就是这样，自然界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一切都处在联系和发展的状态中。馬克思主义教导我們，在解釋事物的現象时，要根据它本身的特性。因此，它的一切原理，都是以綜合真实的現實，綜合科学成就为基础的。它忠实地反映了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規律。作为科学的馬克思主义（連同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在內）的实质就在这里。

由此可見，辯証法和形而上学是根本对立的。形而上学把世界看成是孤立的和靜止不变的，而辯証法則把世界看成是相互联系的和发展变化着的。任何一种世界观从观点上看只能是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从方法上看只能是辯証法或者形而上学，除此以外沒有第三种。所以，正如前面指出过的，人类思想的全部历史，不仅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而且也是辯証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

二 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約

上面我們已經講过，形而上学的总的特点是用孤立的靜止的方法去觀察事物；而辯証法則和形而上学相反，是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去觀察事物。就是說，从相互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去觀察事物，是辯証法的总的特点。

在这一节里，我們先來研究事物如何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約的

問題。下一节再来研究事物如何变化和发展的問題。

什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呢？这是指的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沒有任何事物是孤立地存在着的，每一种事物都和另一种事物这样那样地联系着。在相互联系的各个事物之間，并不是簡單地一个挨着一个，而是依着不同的情况和条件，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應該指出，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并不是某一个別事物和現象或者某多数事物和現象的特征，而是整个世界的特征。恩格斯指出：自然界是“一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列寧在“哲学筆記”中說，每一事物都和另外的事物相联系着，联系是多样的，丰富的，世界联系具有全面的和包罗万象的性质。这就是說，世界是一个統一的整体，离开这个整体而单独存在的事物是没有的。所有的事物都在某种程度上并且以某种方式和别的事物相互联系着。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周圍的自然界。

生物有机体和外界环境和非生物界是密切联系的。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下面几方面來說明：

第一，生物界和非生物界是没有絕對的界限的。大家知道，生物界是从非生物界产生出来的。这点，生物进化史已經證明，地球上在最初的很長时期內是沒有生物的，后来才从非生物中发展起生物来。

第二，生物界一刻也不能离开它的外界生活条件。例如植物，如果没有水分、空气、土壤、阳光等非生物的条件，那末，它們立刻就要死亡。

第三，生物有机体要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生物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如果某种生物，不能适应外界环境，它就将不能生存下去。例如动物的顏色，大都和它居住的地方的顏色

相似的。昆虫的保护色是最明显的例子。長在草叢中的毛虫的顏色是綠的，而長在土中的則与土的顏色相似。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它是自然选择的結果。昆虫的顏色和周圍的环境一样的顏色，它遇到的危險就少，它就更能長期的生存和发展，这样，不是和周圍环境一样顏色的昆虫，就逐渐地減少以至于最后灭绝了。所有这些，都說明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相互联系是具有普遍性質的。

还有，我們看到，物質的各种运动形式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物体的机械运动，輻射能、热、电，化学原素的化合和分解，这些形式的彼此互为条件及它們之間的彼此轉化，同样証明了运动着的物質的普遍联系。

我們在社会生活中，所发现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依賴性就更为复杂。在馬克思主义以前，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觀点，是把社会生活現象的各个方面，看作是彼此毫无联系的机械的总和。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論的偉大功績之一，就在于粉碎了这种觀点，而認定从总的表現來說，社会也和自然一样，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統一的整体。它的各方面，它所经历的各个过程，都是相互联系的。人們組成为社会并不是由于某种偶然性，而是因为他們只有組成为社会才能生存下去。人如果不是社会的成員，就不成其为人，而仍然是动物。人类生存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物質財富的生产，如果没有生产，人类就不能生存。但是任何生产都是社会的生产，并不是每个人孤立的生产。就是說，为了进行生产，必須結成一种生产着的人們中間的相互联系——生产关系，沒有这种生产关系，也就沒有什么人类社会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又是密切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馬克思說：“人們在生产中不仅影响着自然界，而且彼此互相影响着。他們如果不用相当的方式結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生产。为了实现生产，人們便发生一定联系和关系，只有經過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才会有

們对于自然界的关系存在，才会有生产。”（轉引自斯大林：“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地結合在一起，便是社会的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又和人們的社会思想，政治觀点，政治制度等密切联系。“社会存在怎样，社会物質生活条件怎样，社会觀念、理論、政治觀点和政治制度也就会怎样。”（斯大林：“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还可以清楚地看到，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之間的密切关系。在我們的国家里，生产的目的是直接为了改善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但是生活的改善，必須依赖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舍此而空談生活的改善，那是徒然的。但是在发展生产的前提下，也要經常注意人民生活的改善，否则，也要影响生产的发展。在社会生产中，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輕工业之間又有著相互联系，相互依賴的密切关系。在发展生产中，我們首先要着重发展重工业，因为它是輕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基础，沒有重工业，就不可能給輕工业、农业提供各种机器裝备。但是，重工业的发展，也离不开輕工业和农业。因为輕工业和农业是重工业的市場，沒有它們，重工业的产品就找不到銷路。而且輕工业可以更快地积累资金，支援重工业，而农业的发展则为城市供应充足的糧食，农产品的出口可以换来鋼鐵和工作母机，这些都直接对重工业起支援作用。

所有这些都証明在社会生活領域中，各种事物和現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約性。

由此可见，在自然界和社会中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联系是自然界和社会中无所不包的特征。

从馬克思主义辯証法关于現象的普遍联系的原理，可以得出一个极其重要的結論，这就是看待事物必須采取全面分析的态度。

既然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并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之中，既然整个自然界和社会都是形形色色的各种事物和现象所组成的统一整体；那末，很显然，只有以事物的全面分析为根据的对待现实的态度，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列宁说过，现象、现实各方面的总和及其相互关系，便是真理的由来。因此，任何抛棄全面观点；把事物从相互联系中分割开来，抓住事物的某一方面，或某一点加以夸大的做法，都是对真理的歪曲，都是形而上学的诡辩主义。

例如，最近一年来，在国外和国内都有一些人在大谈“民主”。他们把“民主”这个概念，作了一种纯粹抽象性的了解。把民主从一切社会关系中，从阶级关系中，抽取出来，变成毫无阶级内容的东西。特别是把民主和专政绝对地割裂开来。这种对民主的了解是和马克思主义毫无相同之处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世界上最彻底的民主。这种民主“不是属于少数人的，而是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是属于工人、农民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爱国的人民的”。但是这种民主是和专政结合在一起的，“是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们大众对于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的专政。”（以上均见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如果不问是为谁的民主，把民主的权利也交给反动派，那实际上就不会再有什么民主了。如象有些人在匈牙利事件中所主张的，把政权交给反革命分子掌握的工人委员会，如果真的这样做，那结果就只能是变成资产阶级的专政，不会再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民主了。

由此可见，把任何一种现象，从普遍联系中孤立地抽取出来，都是对实际生活的歪曲。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常常可以遇到象上述这一类性质的错误。

例如，前面說過，生活的改善和生產的發展，是密切不可分的兩個方面。但是，有一些片面地看問題的人，就往往把這兩個方面形而上學地割裂開來。在他們看來，或者是改善生活，或者是發展生產，兩者是不可得兼的。因此，有些人，在談改善職工生活的時候，就根本丟開了目前國家的生產發展情況，片面地強調提高工資，強調改善居住條件，強調提高福利補助，把目前條件下，不可能避免的一些困難，作片面的夸張，並提出過高的要求。另外一些人，則以一種官僚主義的態度，完全漠視職工生活。他們以發展生產為借口，認為在國家生產還不發達的條件下，談不到任何生活的改善，因而拒絕一切合理的要求，不去解決當前必須解決而且可能解決的問題。總之，他們共同的特點，是不懂得生活和生產的相互聯繫的辯証法，不懂得把這兩方面作任何片面的割裂，都會給實際生活帶來不可估計的危害。

在重工業和輕工業的關係方面，有一些人也不會去作全面的了解。他們認為，既然要發展重工業，就不能同時又發展輕工業，如果要發展輕工業，就不必着重發展重工業，“非此即彼”，他們完全不了解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的相輔相成，相互支援的關係。他們不了解輕重工業的關係，如果處理不好，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也是很難得到順利的發展的。

唯物辯証法和片面地分割問題、歪曲真理的詭辯主義完全相反，它對事物的各个方面是全面地來估計的。列寧說：“要真正地認識對象，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對象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和‘媒介’。我們從不能完全作到這一點，可是，全面性的要求，就可以使我們謹防錯誤，謹防僵化。”（“再論職工會、目前形勢及托洛茨基與布哈林的錯誤”，“列寧文集”第七冊）

生活是非常豐富的，在生活中如果只抓住個別事物，把它從事物的一切聯繫中脫離開來，即使最荒謬的想法，也能找出事實來証

明的。例如我們不能否認在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以及革命胜利了的中国，在实际生活中也是有缺点的。但是如果把这些缺点都收集起来，把它們和整个社会脱离开来看，并且把它們夸大，就会得出錯誤的結論說：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也是漆黑一团的。从个别問題來說，这也可以說是事实，但是这些事实是和普遍联系相脫离的，是經過了夸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诬蔑就常常是这样的，特別是当我们自己承認缺点的时候，他們就把我們的个别問題上的缺点夸大为我們生活的全部。例如，他們从我們報章上看到有一些农民要退社的消息的时候，就大做其文章，武斷地說，中国农民都不喜欢合作化，中共的农村政策失敗了。由此可见，最恶毒地诬蔑我們的人也是根据“事实”的，但是这些“事实”只是一些零散的、脱离生活整体的。同样，资本主义国家对自己成就的吹嘘也是如此的。它可以把收买人心的一些小恩小惠，夸大为仁慈和博愛。所有这些作法无非是詭辯主义的作法，它的特点就是用个别实事，把个别实事与普遍联系脱离开来，并加以夸大，然后便作出騙人的結論。

但是，在这里还應該指出，仅仅象上面那样了解相互联系还是很不够的，还應該进一步分析这些联系。我們必須在无限多样的联系中，把本質联系和非本質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主要联系和次要联系区别开来。在事物的錯綜复杂的联系中，并不是一切联系、一切方面都起同样作用的。

形而上学的折衷主义者，就認為，既然一切都是相互联系，既然要全面地看問題，那就不論本質的或者是非本質的联系，不論是必然的或者是偶然的联系，不論是主要的联系或者是次要的联系，都应一視同仁，平列看待，这样才可以避免片面性。

列宁曾經有力地批判过这种折衷主义。

苏联在1921年关于职工会的爭論中，对职工会的性質問題，有